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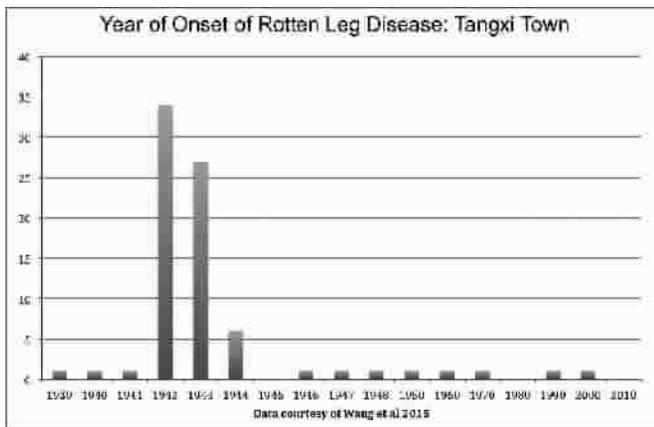
# 美国研究者对烂脚病的思考

翻开史册,苏联伯力法庭上,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供述了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浙赣细菌战”的一些细节:“根据石井将军的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130公斤副伤寒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选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和浙江省各地方志愿者团体调查近20年发现,在浙江金华、丽水、衢州等地集中存在相当数量的烂脚老人。70年过去了,医生们在烂脚老人的伤口中并未发现炭疽细菌。如何才能证明,幸存者的烂脚就是由侵华日军所投毒菌造成的呢?

2015年5月16日至17日,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常德文理学院举行。会上,致力于研究细菌性传染病病理学的美国医学史专家马丁·弗曼斯基(Martin Furmanski)所作报告从医学角度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

弗曼斯基的研究使用了王选及学生对浙江金华汤溪镇全部村庄所作的烂脚田野调查,该项调查共采访了87位烂脚病老人。其中有5例为其他疾病导致,2例于1970年至2010年之间发生,此7例因而被排除。“被排除的案例体现出这是一项好的调查。”

随后,弗曼斯基就剩余的80例烂脚病幸存者进行分析,其基本情况为:63例男性、17例女性;溃烂发生部位有79例腿或足,3例手、3例全身、2例面部、1例头部、2例眼部、1例背部、1例胸部;有45例痊



■ 汤溪镇烂脚病发病年份表,此图从马丁·弗曼斯基博士已经发布的研究成果中截取(图一)

愈、13例未知、22例伤口仍为开放状态。这些老人的发病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42年至1944年(见图一),发病时间的年龄分布(见图二),6岁至10岁组仅20人,11岁至20岁组明显超出其他组别,为45人多。值得注意的是,弗曼斯基提示,由于采访作于2004年至2008年,接受采访的老人发病时大多还小,而那时的老人并非没有人患病,只是在采访发生时早已经去世了,因而在数据上无法体现。这些老人接受采访时,大多还提到了他们周围人:亲属、乡邻同时感染烂脚病。

这些数据说明,1942年年中在当地集中出现的烂脚病,既不是老年人血循环不佳或者糖尿病所致病例,也不是当地既有的流行病。“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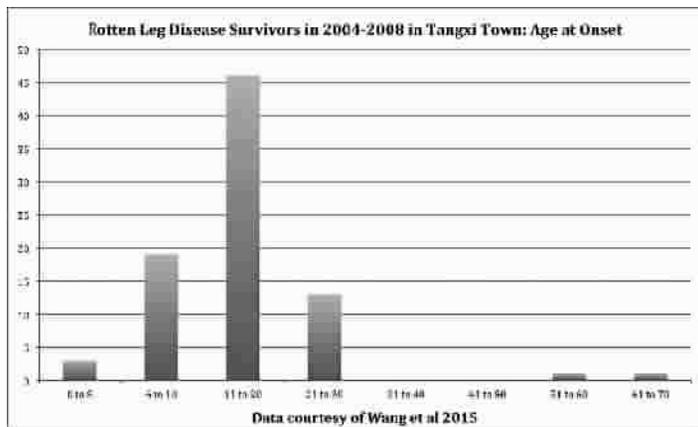
么,是什么导致了皮肤及腿部溃烂在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包括孩子、年轻人中的突然爆发呢?”

再来看症状。

弗曼斯基介绍,皮肤炭疽(Cutaneous Anthrax)发病时,往往从一处痒而不疼的小泡开始,小泡破裂后,会形成无痛的溃烂,中心黑色且硬,英语里“Anthrax”、“Charbon”等表示炭疽的词就是黑色的意思;引起大量肿胀;仅危害皮肤,不伤及骨头或软骨;通常只被感染一次,感染者要么死去要么免疫;如果同时感染了其他细菌,伤口疼痛且不愈合。以上这些病理症状与被采访的烂脚幸存者所述发病过程都高度吻合。

同时,某些幸存者的叙述中,还出现了另一种细菌的影子:鼻疽。

慢性肌皮鼻疽,其发病特点为,



■ 2004年至2008年汤溪镇烂脚病幸存者发病年龄表,此图从马丁·弗曼斯基博士已经发布的研究成果中截取(图二)

先从皮肤、肌肉的深处出现疼痛性肿胀,此后肿胀破裂,“自上而下”释放出黄色、油性的液体,并露出大而深的溃烂腔道。鼻疽伤口愈合慢,好了还会烂,且会在腿、臂、躯干、头、脸等各处不断形成新伤。发病可持续数年,还可蔓延至关节、骨骼。

在某些幸存者口中,烂脚是伴随着高烧、剧痛的肿胀而来,且“自上而下”破溃,会流出较稀薄的液体而非脓水,所出现的溃烂腔道中心为红色而非黑色。不少幸存者还记得,烂脚之后数年之内,长好的地方还会再烂,且还不断会有新的溃烂出现。此外,有记录显示,1942年一场奇怪的瘟疫暴发,染病的婴儿唇齿均被毁伤,活下来的幸存者则有终身面部畸形。

弗曼斯基介绍,鼻疽主要感染

马、驴、骡的鼻、腿部,在水中或干燥条件下数周仍能存活致病,且在此类动物间传染迅速,“必须将马杀死方能止住传播”。马夫或照料鼻疽病人的护士也可能感染,但为个案。除了在俄罗斯曾出现食用病马肉后集体感染的事件,鼻疽并无人际传播或在人群中大规模暴发的病例。当时的浙江,村民家中一般养猪、牛,并不养马、驴、骡,照理不应出现人被感染鼻疽的情形。1942年以前,当地也没有反常或反复发生的动物瘟疫记录。反倒是1942年下半年,有中国军队回到村庄后,骏马和骡子头部及身体溃烂后被销毁的记录4例。那么,当地又为何会出现高度疑似鼻疽的患病人群呢,侵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见习记者 范鹏

(上接 A10 版)

## 笑容

傅君华在九院治好,丽水志愿者的工作就好做多了。2015年1月、9月,丽水又先后送了两批8位老人往上海治疗。2015年6月,经过协调,丽水中心医院收治当地烂脚病老人6位,费用由民政、社保报销。

2014年11月的会诊结束后,毗邻汤溪镇的金华市中心医院金西分院被确立为烂脚老人的治疗点,很快,金西分院迎来了瑞金医院派来的两位年轻医生和智能远程可视眼镜,他们与当地医生在上海“老法师”们的实时指导下一起给老人手术、换药。8月,金华举行历史遗留“烂脚病”患者治疗经验总结会,汇集了三位院士和行业内的“半壁江山”。会上,院士夏照帆提示,衢州的衢化医院在治疗创面上也相当有实力。此后,衢州的志愿者与衢化医院迅速建立起联系,衢州的烂脚老人从此在本地就能治愈烂脚。

与此同时,2015年6月起面向全社会发起的募捐在腾讯公益频道进展迅速,半年就筹到了善款100万元,目前已经为近30位老人支付了非社保覆盖的部分。每谈起这笔钱,志愿者们都好不神气,王选总结道,“有公募之后我们腰杆就硬了!烂脚老人说收进来就收进来!”

与志愿者们神采飞扬相映衬的,是烂脚治愈后老人们由心底涌出的快乐。再没有七十年来天天痛醒的苦,再没有“自己都不想看的”烂,再没有总是被乡邻回避的臭。傅君华说,血压原来一直偏低,现在正常了,人也精神了。涂茂江说,晚上



■ 3月3日入住衢化医院的烂脚老人张沙埠娜,今年92岁 吴建平 摄

睡不着了,原来不敢吃“好吃的东西”,怕会“发”,现在都能吃了。姜春根、余敦祥现在很喜欢窜门。何遗祥是由冯欢喜介绍着去上海看的烂脚,现在两人都治好了,见面时冯欢喜喜之余又添一分小小的得意,“我介绍得没错吧”。徐朝顺说,以前带着伤干农活,双腿全是血,晚上也是自己包扎,“不好意思给老婆看到”,现在不痛了,说随便一直笑。他儿子徐世青解释,烂脚治好以后,老人天天都“高兴死了”。

## 思索

一年多前,李仲明在九院接受了医治。不少报道中,媒体叙述李仲明的植皮手术是“师徒三代人共同执行的一台手术”,“阵容难得一见”,因为主刀的是肖玉瑞和其弟子陆树良,助手则是陆树良的弟子、第九人民医院创伤修复科副主任谢

挺。而时隔一年多,听到记者问“师徒三代”时谢挺却笑了,他解释,“我们确实非常重视,当时我们三个也确实都在手术台上,媒体就那样宣传了,但其实从医疗角度讲,李仲明的腿并不难治,不要求‘阵容强大’。”

并不难治,与谢挺有类似点评的还有烧伤整形专家、衢州衢化医院副院长张元海、伤口治疗中心副主任叶春江。“原来现在的医疗技术早就这么发达了,这些老人在乡下,都不知道啊。”王选一遍一遍跟记者感叹,叶春江则说,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些烂脚老人,而面向农村的广大基层医疗单位知道老人们的病情,却既不具备治疗的力量、也不知道找谁。

医生们介绍,对待烂脚老人,典型疗法是先打破伤口久未愈合形成的纤维板,让血管长上来,再取割了

又长、不会留疤的头皮作植皮。“并不难治,最重要的是后期护理。”谢挺表示,除了普通的换药、清洁卫生,由于大部分烂脚老人都有下肢静脉高压问题,所导致的组织缺氧会使皮肤再度破损,出院后老人们还须使用弹力绷带或弹力袜。后期护理做不好,就可能复发。

丽水傅君华腿上的植皮部分是干净、清爽的,但不重视穿着弹力袜导致了部分疤痕增生。家住金华西面的金岳宜则复发得厉害。由于离地处金华城东的治疗点较远,他上治疗点回访的频率很低,加上独居、无人照料,当叶建华医生揭开他腿上的纱布,溃烂的伤口散发出阵阵臭气,众人都不敢相信,后期护理不佳竟堪比未治。

记者在丽水、金华、衢州转了一圈下来,所见八九只治疗后的“烂脚”中,当属衢州涂茂江的最好,伤口既干爽又平整,这要感谢经常为他上门护理的高家镇卫生所。卫生所医生吴伟荣介绍,护理并不难,此前老人出院后,衢化医院的医生来过一次,说过相关注意事项。

王选和李英、施俊、陈江苹等金华志愿者已经在策划,推动在金华西面也建立一个治疗点。在上海医治的丽水病人要回访则更难。去年9月,上海的医生们与王选、管理善款的王正国基金会人员一同去丽水回访老人,并带去了企业为老人定制弹力袜。最近一次回访,发生在学生志愿者去丽水调查时,为老人的伤口拍照,传到医生们的微信群里。“上海的医生毕竟鞭长莫及,需要当地医护人员配合。”王选说。

“最理想的是,在基层就有受过

训练的护士。如果病人不能上医院,就上门给他们做回访。”谢挺表示,而有此类需求的,并不止是烂脚老人。

## 期待

烂脚的多是农民,媒体不能直接传递到的角落,烂脚调查尚未触及的土地,可以免费治愈烂脚的信息通过乡土社会曲折的人情关系蜿蜒而缓慢地渗透。傅君华的儿子傅有平说,知道可以找丽水的志愿者,是因为妹妹的女婿的母亲在一户知情的、有烂脚老人的人家做家政。新发现的丽水烂脚老人冯叶田,女儿冯玉梅说,全因乡镇医院上有一个人说起,才知道父亲的脚与细菌战有关,而且有治愈的希望。

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常跟不上生命本身的节奏。不断有老人带着烂脚离世,当然,也陆陆续续有此前未被记录的细菌战受害者出现。

丽水、金华、衢州,是目前救治工作覆盖的区域。而翻开此前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所做的烂脚调查地图,浙北的富阳、诸暨、萧山也都有烂脚病例记录。金华中心医院金西分院副院长叶建华说,曾经接到过萧山打来的电话,经过协调,那位老人住进了浙二医院。

且不论仍有幸存的细菌战受害者尚未被发现,即便已经发现的“烂脚”老人,不少还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全面的治疗和康复。感谢浙江和上海的医生、企业为救治烂脚老人无私奉献了大量的心力,并创造了历史性的奇迹。但救治抚慰细菌战受害者,还需要更多政府部门、更多社会组织、更多爱心人士的情参与。